



●灯下谭红

大观园的夏夜叙事

赵建忠

以眼前事物为题材的诗,叫做“即事诗”。在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三回中,贾宝玉所作的“四时即事诗”,以《春夜即事》开篇,紧接着便是《夏夜即事》:

倦绣佳人幽梦长,
金笼鹦鹉唤茶汤。
窗明麝月开宫镜,
室霭檀云品御香。
琥珀杯倾荷露滑,
玻璃槛纳柳风凉。
水亭处处齐纨动,
帘卷朱楼罢晚妆。

这是一首仄起平收的七律,有些词语如“麝月”,在古诗中常出现。唐寅《咏春江花月夜》里“麝月重轮三五

夜,玉人联桨出灵娥”一句便曾用到。“檀云”指点檀香后缭绕的烟,“琥珀”杯也有出处,如冯延巳《抛球乐》中“歌阑赏尽珊瑚树,情厚重斟琥珀杯”,便是以琥珀杯烘托宴饮的闲适意趣。“荷露”指荷叶上的露珠,化自蔡邕《次倪梅村见寄韵》“共斟荷露吟终日,坐挹松风喜近秋”等前人诗句。“玻璃”在不同时代的含义并不一致,此处“玻璃”应是现在所说的琉璃。“齐纨”是古代齐国出产的白细绢,泛指名贵的丝织品。自班婕妤《怨歌行》“新裂齐纨素,鲜洁如霜雪。裁为合欢扇,团团似明月”之后,后世便常以“齐纨”代指用这种细绢裁成的团扇。

此诗韵脚字为“长、汤、香、凉、妆”,这些字在“平水韵”中均归入下平声七阳韵部。首联、颌联写室内景物,颈联、尾联写室外景物。姊妹们或是伴着鹦鹉描鸾刺凤,倦怠了就慵懒地睡下,或是点上御香揽镜上妆,或是在水边槛内纳着凉喝酒斗趣。通过描绘佳人倦绣、鹦鹉唤茶、开镜品香、纳凉饮酒、纨动妆罢等场景,生动展现了大观园夏日生活的安闲舒适。

《夏夜即事》诗中,巧妙地嵌入了贾府五个丫鬟“鹦鹉”“麝月”“檀云”“琥珀”“玻璃”的名字。鹦鹉(鹦哥)本

是贾母的丫鬟,后赏给林黛玉,改名紫鹃。麝月是贾宝玉的丫鬟,此名或源于徐陵《玉台新咏序》“麝月与嫦娥竞爽”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一回有脂砚斋批语:“若他人得宝钗之妻、麝月之婢,岂能弃而为僧哉?此宝玉一生偏僻处。”批语表明,贾宝玉和薛宝钗成婚后,留在身边服侍的丫鬟有麝月;檀云也是贾宝玉的丫鬟,她在第二十四回露面。晴雯死后,贾宝玉为她写下《芙蓉女儿诔》,其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镜分鸾别,愁开麝月之奁;梳化龙飞,哀折檀云之齿”,说明檀云的地位与麝月比肩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不同版本中,檀云名字存在红檀、香云、檀云的异文,反映了曹雪芹创作过程中的文字演变。前八十回中,檀云的戏份较少,脂砚斋批语也并未透露出其在八十回后的具体故事。周绍良先生认为,既然《芙蓉女儿诔》提及檀云,就应有一段与晴雯相关的故事。但现存《红楼梦》文本中却不见其踪影,估计在曹雪芹早期增删《石头记》时已被删除。琥珀、玻璃主要侍奉的对象是贾母,日常就是听贾母的吩咐去做事。

曹雪芹为《红楼梦》里的人物取名很考究,除了琥珀、玻璃、翡翠、珍珠(即后来的袭人)等同属贾母丫鬟中以珍宝命名的系列之外,还有丫鬟抱琴、司棋、侍书、入画的名字,合起来就是“琴棋书画”,颇有雅趣。至于她们各自的女主人贾元春、贾迎春、贾探春、贾惜春的名字,谐音“原应叹息”,更是大有深意存焉,预示了“千红一哭、万艳同悲”红楼女儿的共同悲剧命运。

泥土变天梯

桂剑雄

村口有口废弃多年的枯井,为了消除隐患,村里决定把它填平。谁也没料到,就在动工的前一晚,一只獾在追捕田鼠时,不慎掉进井里。第二天一早,村民们挑着土筐来了,将一筐筐泥土陆续倒进井里。泥土“哗哗”落在獾的背上,它先是一惊,但求生的本能让它迅速镇定下来。它用力抖落背上的泥土,用爪子扒到脚下,拼命踩实——它知道,泥土越实,脚下越稳;泥土越多,站得越高。

一筐、两筐、三筐……泥土越堆越高,獾离井口也越来越近。这些倾泻而下的泥土,不但没有

埋葬它,反而成了它向上的台阶。

终于,当土堆离井口只剩半步时,它后腿猛地一蹬,纵身跳出枯井,“嗖”地钻进了草丛。直到村民们完工离去,也没发现那些用来填井的泥土,竟成了獾逃生的天梯。

与其抱怨,不如把压在身上的“泥土”,踩成向上的阶梯。

照霸州水围船坞标准酌量备用,力求务实。此次出巡,水手多从南方征调,乾隆下旨,在水手每日五分常价之外,每日再增银三分,严令承办官员按名发放,确保水手均沾实惠。此外,乾隆对御舟预备细节把控严格,乾隆五十三年(1788),长芦盐政穆腾额上奏预备御舟时,误将“皇阿哥”所乘船只列入,乾隆传谕纠正,明确无需额外预备。

嘉庆继位后,虽出巡减少,仍多次过问皇船坞状况。嘉庆六年(1801),天津遭遇重灾,船坞房屋、墙垣、堤岸尽数被淹,那苏图奏准由通纲商人借款重修,使船坞恢复旧制。

道光年间,清廷内忧外患,皇家出巡之制渐废,皇船坞“后奉裁拆卸”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其所在土地被划入法租界,这座镌刻津沽史事的皇家旧迹,最终消散在历史长河中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牛肉粒拌饭

丁士舜

如果你最近刷到一段酒店客人与前台的对话录音,大概率会忍不住笑出声。事件的起因十分简单:一名沈阳男子入住浙江的某家酒店,拿起房间座机致电前台,询问“你屋的WiFi是多少”。

电话那头的前台工作人员听完后愣了两秒,带着疑惑反问了一句:“牛肉粒拌饭?”男子当场被问得一头雾水,放慢语速重新表述后,前台才恍然大悟——东北方言里豪爽的连读咬字,让“WiFi”的发音在南方听者耳中,完全被误听成了“牛肉粒拌饭”。

这段录音被分享到网络后迅速登上热搜,网友的评论更是笑点密集,其中“天王老子来了,他说的也是牛肉粒拌饭”成了高赞热评。“牛肉粒拌饭”也由此成为经典空耳梗,专门指代因方言差异、语速过快或发音习惯不同所引发的离谱听觉误会。

●柳墅行宫沧桑录

皇船坞“管修”与清帝出巡

曲振明

皇船坞作为清代天津专供皇家水围、出巡的御舟贮藏与修缮重地,其管理体制自建成后历经多次调整,与清代帝王津门活动、地方行政体系紧密相关。

皇船坞建成初期,管理权分属两地:日常事务由通州户部仓场衙门坐粮厅掌管,历年修葺则由天津盐院衙门负责,形成“管修分离”格局。雍正元年(1723)五月,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奉雍正帝谕旨,将皇船苫盖修饰等事宜统一交由坐粮厅办理,明确权责,实现管理归一。

乾隆朝是皇船坞规制与管理的关键变革期。乾隆二十六年(1761),长芦盐业出资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建,巡盐御史金辉奏报,此次改建坞房六座、石闸一座,配套内坝、官厅、水手房、库房等设施,围墙达一百六十丈,御舟出入,需随开随闭内外坝,管理更为完

善。因工程耗资不下一二万金,乾隆传谕严令稽查,杜绝“草率浮冒”。改建后,皇船坞正式改由长芦盐政直接管理,成为定制。

管理体制确立后,器物保管进一步细化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,承办皇船坞的长芦盐商捐资建造七间专用库房,专门贮藏桅柁,彰显出对皇家器物的慎重保管。

乾隆三十二年(1767)春,乾隆拟巡阅天津子牙河水利,前一年四月,长芦盐运使高诚便将御舟状况、水手调配上奏。乾隆阅后谕示,此次巡阅时间短、水路平缓,无需过多水手,令参

每到酷暑盛夏,吃瓜便是必不可少的消暑乐事。

不过,陆游故乡的瓜,偏偏要等到农历六月(公历七八月份)才成熟,暑热已经过了大半:“五月新面成,六月甘瓜熟。”(《村舍杂书十二首·其五》)

“甘瓜”,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甜瓜,是当时民间夏季消渴解暑最主流的瓜类。在陆游留下的诗句里,只要提到夏天吃瓜,基本上指的都是甘瓜:“旋削甘瓜进酒卮,断云漠漠斗离离。”(《露坐二首(立秋前五日)·其一》)这首诗创作于南宋庆元四年(1198)六月,时年七十三岁的陆游早已辞官归隐,闲居在故乡越州山阴(今浙江绍兴)。此时距离立秋只有五天,在晚风清爽的夜里,陆游露天闲坐纳凉,借着瓜果的清甜与杯中酒意,消解心底的闲愁与郁结。

不过,有些朋友可能会问:“甘瓜”里的“甘”字,也许只是形容瓜的味道甜呀,凭什么断定不是西瓜?

其实陆游在诗里,细致描写过瓜的形态模样:“泉冷甘瓜开碧玉,手香素藕冒长丝。”(《夏日晚兴》)泉水里冰镇过的甘瓜,切开后像一块温润的碧玉。掰开的新鲜莲藕洁白细嫩,藕丝绵长,清雅的香气残留在手上。像这样的例子,还有很多:“寒泉断藕素丝长,纹簟开瓜碧玉香。”(《北窗》)“瓜冷霜刀开碧玉,茶香铜碾破苍龙。”(《七月十日到故山削瓜淪茗偃然自适》)

除了甘瓜之外,陆游的诗里还提到过木瓜。陆游晚年时,有友人送给他一对并蒂的宣城绣瓜(宣木瓜)。不同于现在常见的木瓜,宣木瓜表皮金黄带纹理,香气格外浓郁,只是果肉质地坚硬,味道酸涩,没法直接生吃。陆游便把果子摆在枕边当作天然香薰。深夜屋内暗香缓缓散开,他打趣说果香这般动人,人的五官感知本就能互通,不如就让嗅觉细细独享木瓜的芬芳:“宣城绣瓜有奇香,偶得并蒂置枕傍。六根互用亦何常,我以鼻嗅代舌尝。”(《或遗木瓜有双实者香甚戏作》)

说到这里大家难免好奇,陆游这一生究竟有没有吃过西瓜?

先说结论:陆游留存下来的九千多首诗作里,并没有描写西瓜的文字,不过这不代表他完全没有机会接触西瓜。西瓜原产非洲,经由西域先传到我国北方。陆游的好友范成大于南宋乾道六年(1170年)出使金国,途经如今河南一带时,就曾提笔写道:“碧蔓凌霜卧软沙,年来处处食西瓜。”(南宋·范成大《西瓜园》)

当时西瓜在北方早已普遍栽种。据学者考证,南宋初年江南虽引进了西瓜尝试培育,但还没有完全普及开来。所以在陆游生活的时代,西瓜在南方还算一种比较稀罕的水果。

邱俊霖

陆游吃的瓜

